

祝允明書法偽作現象初探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Phenomenon of Zhu Yunming's Fraudulent Works

陳翡娟

Grace Chan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學、媒體藝術與藝術史組博士生

摘要

祝允明(1460-1526)為明代著名書法家，晚年草書最具有代表性。明代安世鳳於天啟癸亥(1623年)曾說：「希哲翁書遍天下，而贗書亦遍天下」¹祝允明書名滿天下，同時大量贗品也充斥在明代的文物市場。目前學界在真偽辨析的研究上，眾多學者以不同的觀點提出論述，有些被廣為接受，也有部分理論未被認同，反被提出異議。內文列出筆者所爬梳並認同的目前收藏在各博物館之書卷，已有學者考證出真偽之證據及相關論述，並在接下來探討偽作產生之原因。筆者從祝允明的偽作現象探究，進而梳理各公私場所收藏或出版圖錄中已有學者提出辨析之偽作，並探討這些贗品從何而來，作偽者又是何許人也。

【關鍵詞】 祝允明、草書、偽作、作偽者

¹ 明安世鳳，〈祝·和陶飲酒〉，《墨林快事》，卷十一。

一、前言

明代安世鳳於天啟癸亥(1623年)曾說:「希哲翁書遍天下,而贗書亦遍天下」²,此時距祝允明辭世(嘉靖丙戌1526年十二月)未滿百年,而安世鳳隔了兩年又寫道:「今贗跡紛紛,為拙目陷阱,深刻痛恨,如盛夏蒙翳,一霜百了」³,祝允明書名遠播,偽作四處可見,而此一現象在祝氏歿後不到一甲子,就已經由當時的鑒賞家王世貞提出:「天下法書歸吾吳,而祝京兆允明為最…傳世間有拘局未化者,又一種行草有俗筆,為人偽寫亂真,頗可厭耳」⁴,可知在明代祝允明歿後,已是贗品滿天下,大量的贗品充斥,成為今日研究祝允明書作之一大困難。不僅現代人難判真假,連當時的文人亦有不同觀點。

祝允明曾贈沈與文書作,沈與文以藏書、刻書聞名,沈與文得到祝允明的書作後,合其另外所得之二段,裝為一卷,為祝允明「詩翰」卷。大約在得到書作的十年後,沈與文開始請當地名人題跋,其中陳淳出人意表的在跋文中直言最後一段是偽作,另有顧嶼也持同樣的看法。以藏書聞名的盧襄卻直言:「此卷累幅皆枝山手筆無疑」,文彭大讚此卷「皆其不經意之筆,然靡不臻妙」,而與祝允明十分熟稔,又富有鑒定經驗的文徵明卻在看了之後隻字不提,作者、收藏家及鑒賞者皆為同時期的好友,卻也無法明確的斷定詩翰卷之真偽。⁵

而此一現象直至今日,亦為研究者在鑑識上一大困難的考驗。

二、學界的爭議

著名的古書畫鑒定專家劉九庵,於一九六二年與謝稚柳、張珩一同外出,前往鑒定於天津歷史博物館見一卷《草書五言詩》,在初展卷時,眾人見字皆

² 明安世鳳,〈祝·和陶飲酒〉,《墨林快事》卷十一

³ 明安世鳳,〈祝·月賦〉,《墨林快事》卷十一

⁴ 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頁154

⁵ 薛龍春,〈一件疑似偽作的故事〉,《故宮文物月刊》,第370期,(國立故宮博物院,2014年1月),頁89-90。

誤以為是祝允明所書，直觀至卷末，才發現署名為吳應卯，眾人皆一致認為若是吳應卯偽作祝允明款書，幾可亂真，難以辨認。一九八七年與鑒定組重複鑒定時，詳細觀察書作中運筆方式及字體結構之規律特徵，才恍然大悟，過去所見祝氏書作中，即使是不曾懷疑的書作，亦有出自吳應卯之手。⁶

吳應卯為祝允明之外孫，據無錫縣志記載：「吳應卯，字三江，祝允明外孫也。習允明書，輒能亂真，亦能畫。」⁷說明此類吳應卯之偽作，被認為是祝氏真跡已是由來已久。若沒有發現吳氏落款的《草書五言詩》，雖然有可能察覺與祝允明筆勢多變凌厲有所差異，不可能辨識出自誰人之手，隨後劉九庵比較說明兩者差異處，祝允明落筆多藏鋒重按，而吳應卯多露鋒輕按，在書寫結構上長短疏密，筆劃上方圓粗細的變化，與祝氏相比皆遜色幾分。吳應卯專於仿寫祝氏，卻沒有祝氏法古人而廣學的筆意，因此在筆法上處處顯露自己的慣性特點。⁸

葛鴻楨提到劉九庵在此一發現後，特別留意署名祝氏款，書跡屬於吳應卯風格的書作，全部認定為偽作，葛鴻楨並不認同此觀點。並直言吳應卯為祝允明之外孫，從小即有機會在祝允明身邊觀看學習，至祝允明中晚年，草書風格成熟，吳應卯學習祝氏其中一種易學、易臨摹的字體風格，實屬正常。⁹

不僅是從字體結構、使轉點畫和運筆習慣等各方面來辨別，有學者抱持不同的意見，林霄曾在《以筆跡學方法重鑒祝允明》一文中提到傅申重構一套祝允明書法的標準¹⁰，並列舉十五件可做為標準件的真跡，雖然其中部分有待商確，但沿用他的方法應能找出更多標準件，同時也指出遼寧博物館戴立強所

⁶ 劉九庵，〈祝允明草書自詩與偽書辨析〉，《西冷藝叢》，（香港翰墨軒，1990年第1期）頁267。

⁷ 同上註。

⁸ 同上註，頁271。

⁹ 葛鴻楨，《祝允明中晚期的書法》，魯迅美術學院，2005年，頁5。

¹⁰ 林霄，〈以筆跡學方法重鑒祝允明〉，近墨堂，

<http://jinmotang.org/index.php?route=researchdetail&id=9> 2020/12/20pm19:30

發表的文章中，由於對作品的藝術水平忽視其對鑒定的重要性，只藉由擅長的文獻考證，便將一大部分真跡貶成偽跡¹¹。文獻考證有舉足輕重之重要性，但亦需考量當時文獻記載是否有漏記或誤記的情況，或者是錯別字及其他情況，文獻之來源多為當時觀作者之觀後感或意見記錄，可權充參考，亦要注意文獻記載之來源是否可能發生時人誤判，而記錄於斯，亦有可能書作完成後，非在第一時間即刻問世，自然該書作第一次被記錄已非是作者完成之時，不可全盤推翻在文獻記錄之前，不可能存在此幅作品之實，更不能單憑文獻記錄就輕率的判定真偽。

文獻考證之餘，更重要的是藝術作品本身的鑒定判別，如劉九庵此等著名的學者，每日浸淫於古文物之中，見多識廣造就豐富的經驗，面對書作時，可以輕易辨別真跡偽作，並說明其差異處，儘管如此、仍有失足誤判的時候，例如：劉九庵及同行諸人初見吳應卯的《草書五言詩》卷，若無吳氏落款，必然又是一件被誤會的祝氏傳世精品，由此可知，單憑一人之言及老道的經驗，並不代表完全正確，仍需輔以其他的資料及證據。因此在文獻考證的同時，還需同時考量藝術水平的呈現，這一部分同樣成為學者眼中具有爭議的問題。

三、博物館裡的偽作

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尚燕翼所著作《祝允明書法偽作的再發現》¹²一文，應用文獻學方法並輔以筆跡對照，指認出上海博物館收藏的四件祝允明行草書為偽跡¹³，考證出第一卷偽作為祝允明《行書和詩二十首》，尚燕翼首先將書作卷後署款的年份釐清，再比照祝允明當時的年紀及生活狀態，署款年份為弘治戊申(1488年)，祝允明時年29歲，筆法卻十分純熟，與祝氏61歲所寫《草書自詩》卷及63歲所寫《行書文賦》之書法極度相似，29歲到63歲之間差距30

¹¹ 同上註。

¹² 尚燕翼，〈祝允明書法偽作的再發現〉，《中國歷代書畫鑒別文集》，（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12月）。

¹³ 同上註，頁142-149。

多年，相似的筆法沒有呈現出祝氏早期與晚期的筆法差異，是為第一疑點。第二疑點為此卷中的詩文有行書《和陶淵明飲酒二十首》、《讀嘉靖改元詔書》，並閱邸報，臣敬作詩一首》…等詩文，卷後所署年款「弘治戊申」（1488年），是弘治元年，此年號使用18年至1505年，1506年改年號正德，共十六年，至1522年才改年號為嘉靖，其間歷經三十四年，筆者也認為祝允明不可能在弘治元年就能寫出《讀嘉靖改元詔書》的詩，此為一大破綻。祝允明《懷星堂集》卷四收錄有《讀嘉靖改元詔書》，可證明此詩為祝氏所做，非是偽作詩。而卷三錄有《和陶淵明飲酒二十首》，詩中寫到「學道三十年，吾生四十年」，應可以推測為祝允明四十歲左右所寫的，亦不符合卷後所署年款¹⁴。筆者認同肖燕翼所提出的年代問題應是作偽者所預留的破綻，巧立拙目陷阱以匡騙不熟悉的收藏者。

肖燕翼提出上海博物館藏二卷《草書自書詩》，有大字草書和小字草書兩卷，兩卷的題識文字完全相同，落款庚辰年十一月，為正德十五年(1520年)，將大字草書比照上海博物館所藏祝允明另一卷大字《草書自書詩》，皆為庚辰年所寫，筆法字貌如出一轍，為同一人所寫，並以《懷星堂集》卷二十六錄有吻合情況的文字可以佐證祝允明曾在庚辰年以草書贈友，筆者認為這樣的推測合於情理，以筆法字跡比對，再佐以文獻查證，可以辨為真跡。而小字草書的內容為《和陶淵明飲酒二十首》後十首詩，再與大字草書相比對，兩卷書法有相似之處，在字體結構及用筆與上述偽作《和陶淵明飲酒二十首》相同，但筆力浮軟與祝氏真跡的沉著有著差距¹⁵，筆者也認同祝允明不需要寫了大字草書贈與友人之際，又在同一時間、地點，重新書寫一卷內容相同的小字草書，再送給同一人，若是如此，應該也會在題識上說明原由，而非是一字不改的重寫一次，因此，由筆跡和其內容可以推斷小字草書卷應為偽作。

肖燕翼還提出上海博物館藏兩卷《懷知詩》，分別為草書及行書。《懷知詩》為祝氏在生病的期間懷念生平知心友人共十八人，收錄祝允明《懷星堂

¹⁴ 同上註，頁143。

¹⁵ 同上註，頁148。

集》卷四，可知確為祝氏所撰寫之詩。書作上有「歲寒十人」為尚在世的友人，「先露八人」為已經逝世的八名友人，該書卷所記年款為「癸未閏四月」，嘉靖二年(1523年)。詩中懷念的逝者八友中，有王鏊、陸完尚在人世。王鏊，吳縣人，正德年初入官間，為戶部尚書，後至文淵閣大學士加少傅，生於景泰元年(1450年)，卒於嘉靖三年(1524年)，祝允明在王鏊卒後，撰寫《祭王文恪公文》，時間是「嘉靖三年甲申十一月辛酉朔二十日庚辰」，並收錄於《懷星堂集》，此卷中所書「王文恪公鏊」，是朝廷頒賜的諡號，祝允明當然無法事先得知或臆測。另外，陸完，長洲人，正德年間為吏部尚書，卒年沒有明確的記錄，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卷後有一跋為陸完書寫於嘉靖三年，此真跡可以證明嘉靖三年時，陸完仍在人世。

因此、可以得知王鏊與陸完皆為當時宦官，又與祝允明交好，祝允明自然不可能在他們尚在人世時，以「先露」稱呼，並做詩緬懷¹⁶。筆者也認同此《草書懷知詩》為偽作。而另一卷行書《懷知詩》，以小字行草書寫「歲寒十人」詩，其筆跡與上述《行書和陶淵明詩二十首》如出一轍，而小字章草書寫「先露八人」則是嘉靖二年的年款，同樣出現王鏊、陸完未卒的明顯錯誤，卷後多了一詩，並記錄為「在野史妹丈往隨省親一絕，附錄紙尾」，最後僅寫「允明再拜」，將這兩卷行書及草書《懷知詩》相互比較，小字章草如出於同一人之手¹⁷，筆者認為此卷《懷知詩》卷後附錄妹丈省親所做詩句，讓人起疑，再加上最後書寫「允明再拜」，所拜為何？向誰而拜？因此從筆跡及詩句謬誤之處，可以合理推斷此卷亦為贗品。

尚燕翼最後再提出廣東美術館所藏祝允明《草書懷知詩》，卷後記年落款為嘉靖改元年(1522年)，比上文辨偽的書卷再更早一年，實屬一大明顯的破綻，其書法面貌為常見的行草¹⁸。筆者認為作偽者臨仿祝氏字體，並書錄祝氏詩

¹⁶ 同註 11，頁 149。

¹⁷ 同註 11，頁 149。

¹⁸ 同註 11，頁 149。

文，雖然以年款為一大破綻，但或許是有意為之，令人落入其陷阱之中，不察謬誤，以逃避作偽非正道之心虛感。

前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何傳馨提出藏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祝允明七言律詩〈閒居秋日〉卷複本，紀年款識正德庚午(正德五年，1510年)，卷內錄有詩〈山人獻白鷗〉、〈失白鷗〉，藉白鷗自喻，表達思鄉心情，還錄有〈贈鄉友〉第二首〈簡楊三〉，更是寫出人在異地，藉明月、梅花思念故鄉老友，及回鄉一同吟詩飲酒的約定，可以推斷皆為出任廣東惠州興寧知縣所做詩句，祝允明於一五一四年出任廣東，至一五二〇年，而此卷複本記年距離祝允明出任廣東尚有四年，不可能臆測未來所發生之事，因此應為贗品¹⁹。

北京故宮所藏〈自書詩〉抄錄了〈句曲道中〉、〈宿茅峰〉及〈閒居秋日〉三首詩，在卷末款識正德庚辰(正德十五年，1520年)，卷中〈句曲道中〉、〈宿茅峰〉收錄《祝氏集略》卷六，前有詩記錄正德六年(1521年)兒子及第、後有詩記年壬申(1522年)，因此可以推論〈句曲道中〉、〈宿茅峰〉兩詩在應天府任通判時，閒暇之餘遊句容、登茅山，由詩句「春來聊得客襟清」來看，應為一五二二年春天所做²⁰，筆者認為由此可認定此卷上作偽者刻意節錄的祝氏詩文，提前出現在一五二〇年的書作是作偽者故意留下的拙目陷阱，官職由朝廷指派，祝允明不會卜卦先知之術，也不可能事先臆測尚未發生的事情，更不會是祝氏事先寫好了詩文，放了幾年後才在任職地發表載錄，因此推論此兩卷為贗品。

四、偽作產生的原因

在吳門書派四大家中，祝允明的書作最具創意，時人推為吳門第一，王世貞(1529-1593)對祝允明的書法備為推崇，「吳中如徐博士昌穀詩、祝京兆希哲

¹⁹ 何傳馨，〈草聖之妙-談祝允明晚年兩件草書傑作〉，《故宮文物月刊》，第710期，2017年，頁71。

²⁰ 同上註，頁74。

書、沈山人啟南畫，足稱國朝三絕」²¹他的書法與徐禎卿的詩、沈周的畫被並稱為「國朝三絕」，又讚美祝允明「天下法書歸吾吳，而祝京兆允明為最」²²，王寵認為自元代趙孟頫以來，只有祝允明一人能得書學遞承的大統²³。祝允明活著的時候，四方墨客填門，出高價購買他的作品，聲身價不減趙孟頫²⁴，皇甫汈²⁵在《祝氏集略序》中說到時聞祝允明到了京師，每位學士大夫皆手持其片言寸翰，爭相傳視，無不欣賞讚歎！祝允明之子在祝氏逝世後，竟然在箱篋中找到僅存的翰墨，其一又受蠹蟲以致殘缺，原因是祝允明翰墨為時人所重視，每有寫成書作，必有人持去，以致家中沒有餘留下來的翰墨手跡²⁶，在祝允明死後，大量偽作充斥市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後人對他的評價²⁷。

祝允明「書法魏晉六朝至歐、顏、蘇、米無所不精詣，而晚節尤橫放自喜，一時聲名大噪，索其文及書者接踵。」²⁸經常有人帶了銀兩上門索求文章翰墨，他常以生病為由，推辭不見，但有時喝醉了，就睡在妓館裡，妓女們卻很容易取得他的作品。²⁹

祝允明的書作在他的時代，被稱為“國朝第一”。祝氏書法偽作之多，幾遍天下，究其原因，無非是名高利厚，所以作偽者趨之如鶩。³⁰

²¹ 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文淵閣四庫全書〉，1281冊，頁420。

²² 同上註，頁483。

²³ 明王寵跋祝允明，《圓覺經》，〈秘殿珠林〉，卷六。

²⁴ 明王寵《明故承直郎應天府通判祝公行狀》，見《雅宜山人集》卷十，〈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72，冊第105頁，（齊魯書社，1997年版）。

²⁵ 皇甫汈，1547-1582，字子循，號百泉，皇甫錄第三子。明蘇州長州人，嘉靖八年進士，授工部主事，官至雲南僉事，工詩，尤精書法。著有《百泉子緒論》、《解頤新語》、《皇甫司勳集》。

²⁶ 皇甫汈，《祝氏集略代張中垂景賢作》，見《皇甫司勳集》卷三十八，〈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75冊。

²⁷ 明安世鳳跋《祝和陶飲酒》指出「希哲翁書遍天下，而贗品亦遍天下」，《墨林快事》，卷十一。

²⁸ 明文震孟(1574-1636)，明代書法家，文徵明後人，〈程尼兆先生〉，《姑蘇名賢小記》。

²⁹ 薛龍春，〈亂而能整-祝允明書法摭論〉，《中國書畫》，(2009年第2期)，頁5。

³⁰ 林霄，〈重建祝允明書法標準〉（筆跡學用於古代書法鑒定實踐討論），《書法研究》2017年第1

江南地區物產豐饒，人民生活富庶，自古有魚米之鄉的美稱，晚明的蘇州仍是江南地區的主要商業活動中心³¹，蘇州更是人文薈萃，又擁有豐厚的文化底蘊，大量的真跡文物收藏成為當時造偽者最佳的學習和臨摹範本³²。歐美學者柯律格的研究指出古物在經過商品化之後，成為有錢即可購買，當購買古董成為流行，富人階層也紛紛仿效搶購³³，祝允明書作於當時價格高，蘇州為當時最繁盛之地，生活富裕之下，開始追求生活情趣，商賈附庸風雅，收藏文人書作之風盛行，故引出偽作遍地開花，在供過於求的市場需求上，「有價就有假」，幾可亂真的偽作即魚目混珠的出現，做以牟利及營生的目的³⁴，而這些有利益價值的贗品則流通在賣家及收藏家之間。

只有在蓬勃發展的商業化、市場化消費活動中，「偽物」才會隨之產生³⁵，這些幾可亂真的作品擁有廣大的市場和高額的獲利，甚至偽作者具備了高超的仿作能力，使得這些贗品也能成為高水準的藝術作品。米芾曾在其著作《書史》提起：「馮京（1021-1094）家收唐摹黃庭經，有鍾法，後有褚遂良字，亦是唐一種偽好物。」³⁶，說起偽好物便會連帶提起「蘇州片」，擅長書畫鑒定的中國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楊臣彬於1990年發表〈談明代書畫作偽〉一文中，明確界定「蘇州片」所偽造之古代書畫家及偽作風格、題材等，清楚說明在蘇州地區一些具有繪畫、書法方面的技能者，專門以製作假書畫營生，他們居住在蘇州山塘街、桃花塢、專諸巷等城內外的市坊街弄，大多仿造唐、宋、明代

期，頁 54。

³¹Linda Cooke Johnson, ed., "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p.90-95.

³² 邱士華，〈大家都愛蘇州片-偽好物 十六至十八世紀蘇州片及其影響〉特展介紹，《故宮文物月刊》，第 422 期，（故宮博物院出版，2018 年 5 月），頁 9。

³³ Clunas, Craig Urbana,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116-165.

³⁴ 李玉瑛，〈有價就有假:探討華人古董藝術品市場中的贗品文化〉，《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三十一卷第二期，頁 188。

³⁵ 巫仁恕，〈明清消費回顧〉，「偽作與文化媒介：明清蘇州商業繪畫工作坊」會議報導。

³⁶ 宋米芾，《書史》，上海市：上海商務，1936 年，頁 16。

名人畫作，也仿造明代祝允明、沈周、文徵明…等等名家書法或題跋，一般稱這類偽作為「蘇州片」³⁷。蘇州片的偽造歷史在明代已有書法家詹景鳳³⁸在《東圖玄覽編》中留下記錄：「蘇州專諸巷，偽造書畫」³⁹。明白肯定的指出蘇州專諸巷專門偽造書畫，不避諱人知。

五、祝允明的偽作現象

明代沈德符曾在《萬曆野獲編》記載：「骨董自來多贗，而吳中尤甚，文士皆借以餬口。」⁴⁰，說明造偽風氣在蘇州十分盛行，文人能匠皆投身此業，可養家糊口又有利可圖，又提到：「玩好之物，以古為貴。惟本朝則不然……，始於一二雅人，賞識摩挲，濫觴於江南好事縉紳，波靡於新安耳食。諸大估曰千曰百，動輒傾橐相酬，真贗不可復辨，以至沈、唐之畫，上等荆關；文祝之書，進參蘇米，其敝不知何極！」⁴¹透過沈德符的文字，可以了解當時不論是仕人官宦，文人雅士或富商巨賈皆能豪擲千金，只要題上名人之作，面對書畫不論真偽，都納入收藏，其中提到祝允明的書作也成為作偽的熱門商品，而祝允明的真跡量少，再加上當時收藏文物書畫的風氣盛行，真偽不辨的情況正好給了作偽者謀圖利益的機會，使得蘇州片的交易市場不僅盛大熱絡，而且以假亂真的仿作層出不窮。史樹青所編著《中國藝術品收藏鑑賞百科全書》便介紹了「蘇州片」：

「蘇州片，指現在江蘇地區明清時造的假書畫。……所寫的名款均是古代有名的大畫家，如李思訓、趙伯駒、仇英等等。其中有一部分有假題跋，如柯九思、文徵明、董其昌等人。」⁴²

³⁷ 楊臣彬，〈談明代書畫作偽〉，《文物》，1990年，8期，頁73。

³⁸ 詹景鳳，1532-1602，字東圖，號白岳山人，明代安徽省休寧縣人。廣西平樂府通判。

³⁹ 明詹景鳳，《東圖玄覽編》。

⁴⁰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六，玩具·假骨董。

⁴¹ 同上註，卷二十六，玩具·時玩。

⁴² 史樹青，《中國藝術品收藏鑑賞百科全書》，4.書畫卷，北京出版社，2005年5月，頁110。

楊臣彬則更進一步清楚說明蘇州片造偽的情形，作偽的歷史可上溯至晉、唐，宋代後隨著收藏風氣盛行，成為有利可圖的行業，作偽古代書畫以明代最為盛行，特別是明代中後期，遠超過以往任何時代。⁴³此外，蘇州地區有許多善於仿造當時大書畫家字畫的高水準作偽者，除了假畫以外、蘇州片還跨足到書作偽造及題跋，常見的書作仿造有唐寅、王寵、祝允明、文徵明、陳淳等。祝允明書法為當時國朝一絕，在收藏之風盛行與真跡量少的情況下，自然成為被仿作的對象之一。⁴⁴

六、偽作作品

祝允明傳世作品珍稀，在前文已提出目前藏於博物館中，被研究學者指為疑似贗品的書作，另有其他被中國著名古書畫鑑定家劉九庵（1915-1999）指出疑為偽作的書卷，披露於其著作中：

署年款的，草書杜詩《秋興八首》……。又行書《滕王閣序》又草書《前後赤壁賦》冊：「正德辛巳秋日於知秋館，祝允明識。」又說：「未署年款作品，行草《春江詞》卷：右錄張若虛春江花月夜詞，枝山老人祝允明。」大草《春夜宴桃李園序》卷枝山允明於傳香亭中。」……等⁴⁵

由上文可知，劉九庵提出疑似偽作之書卷共有《秋興八首》、《滕王閣序》、《前後赤壁賦》、《春江詞》、《春夜宴桃李園序》五件。

（一）、《秋興八首》

此卷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卷上記年為正德十一年(1524年)，祝允明時五十六歲，書幅縱 22.8cm，橫 342cm，內容為草書杜甫詩〈秋興八首〉。此卷帶筆多，筆劃搖擺草率，此面貌非是祝允明書寫特性，字體造型、

⁴³ 楊臣彬，〈談明代書畫作偽〉，《文物》，1990年，8期，頁72。

⁴⁴ 同上註，頁73。

⁴⁵ 劉九庵〈祝允明草書自詩與偽書辨析〉收錄於：葛鴻楨《中國書法全集 49•祝允明》（北京：榮寶齋1998），頁13。

書寫技法皆無祝氏變化豐富而筆法精熟，卷末落款將「枝指道人」拆開做兩行書寫，此寫法亦見可疑。

(二) 《滕王閣序》

藏於蘇州博物館，書於正德十一年(1516年)，祝允明時 56 歲，書幅縱 32.9cm, 橫 842.6cm，書作內容為王勃〈滕王閣序〉，卷後款識為「枝山老人祝允明」，56 歲的祝允明如何會自稱為老人?其所題「枝山」二字亦分作二行書寫，不符於祝允明其他作品的書寫方式，在結字造型上亦無祝氏明顯變化，筆畫不見祝允明揮灑自如的氣勢，反有畏縮停頓之感。

(三) 《前後赤壁賦》

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書於正德十六年辛巳(1521年)，時祝允明 61 歲，書幅縱 23.5cm，橫 485.5cm，此卷草書帶筆較多，圓轉方折間筆觸勉強，與 63 歲及未紀年之〈前後赤壁賦〉相比較，於字體風格、筆法上皆有相當的差異。

(四) 《春江詞》

現藏於上海博物館，未記年，書幅縱 26.7cm，橫 149cm，此卷字體線條較上述幾卷為粗重，但書寫字體的風格仍然相同，在造型、技法上與祝允明草書面貌尚有較大的差異。

(五) 《春夜宴桃李園序》

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未記年，尺寸不明。此卷出現不同的風格筆調，有別於其他偽作，字體線條偏向厚實，卻在許多使轉處呈現粗細不一的線條，多有渴筆，點的字體呈現輕率樣，下筆輕重差異過大。

上述五件書作為劉九庵指出疑似偽作之書卷，筆者也認同劉九庵的看法，並提出相對可疑之處。

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尚燕翼利用文獻學考證出現藏於上海博物館的

〈行書和詩二十首〉、〈草書自書詩〉小字草書、〈懷知詩〉行、草兩卷，共四卷為偽作⁴⁶。同樣利用文獻學考證偽作者還有前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何傳馨，以文獻考證落款時間，揭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藏祝允明〈閒居秋日〉卷，以及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祝允明〈自書詩〉⁴⁷，兩者皆考證書作題識落款之時間與文獻記錄有所扞格，應為偽作。

遼寧博物館研究員戴立強先生也利用書跡及文獻學考證偽作，並指出現藏於四川博物館藏〈夏日林間等詩卷〉為偽作，其卷署年款「己卯(1519)春日」，卷末上有「性甫」之落款，此「性甫」應指朱存理(1444-1513)，字性甫，號野航，是祝允明視為生平知交之一者，再看年款已是朱存理逝世六年，祝允明當不會為了已逝友人作書，並寫下「頓首」，實是一大破綻。⁴⁸

明道大學之古員齊在其碩士論文中利用造型、筆法用筆、點、線的表現、字與字或字與行間穿插之方式梳理記年及未記年的作品，共計八件。其中記年作品有：〈雲江記〉，現藏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自書卷〉，現藏於四川省博物館；〈岳陽樓記〉，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閒居秋日等詩卷〉，又稱〈七言律詩〉，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另有未記年疑似偽作的〈唐寅落花詩〉，藏於上海博物館；〈箜篌引等詩帖〉，又稱〈魏曹植五言古詩〉及〈雜書詩帖〉，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岳陽樓記〉，現藏湖南博物館。但此卷有真偽爭議，筆者不認同古員齊之判定，〈岳陽樓記〉現藏湖南博物館通篇的行氣流暢、筆法精妙，具有高度藝術價值。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書畫組成員，謝稚柳、楊仁愷、劉九庵於鑒定後也把此作品列為祝允明真跡。⁴⁹另外也評點劉九庵所說疑似吳應卯所仿之五件作品，一同列入其論文著作中。⁵⁰

⁴⁶ 詳見本文「博物館裡的偽作」。

⁴⁷ 同上註。

⁴⁸ 戴立強，〈書史研究中「吳應卯現象」剖析〉，(遼寧省博物館刊第3輯，2008年)，頁419。

⁴⁹ 胡泊，〈祝允明草書岳陽樓記卷一辨偽〉，(遼寧省博物館刊，2009)，頁393。

⁵⁰ 古員齊，〈祝允明草書造型研究〉，(明道大學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頁131-157。

除了書作以外，也有冒祝氏之名題跋作偽之件，在故宮博物院曾展出兩件「蘇州片」，即有偽作祝氏之題跋。

(一)明代仇英山水畫，縱 37.6 公分，橫 270.3 公分。畫作呈現山水風光，田舍、屋宅、市集、行人出遊錯落畫面之中，一派清平和樂之景象，充滿明代勝景圖中閑逸遊賞的氣氛。畫上仇英的款書非真跡，並有唐寅、祝允明題跋，祝氏署名的跋文為元代張羽所作〈首夏閑居〉詩，祝氏落款為「枝山樵者允明」，另還印有祝允明所用的「晞哲」印，雖然每個部件面貌各異，卻有可能出自於同一個蘇州片作坊。⁵¹

(二)五代南唐徐熙花卉草蟲圖，縱 27.2 公分，橫 255.1 公分。寫實描繪土坡上不同的花、草、蟲、蝶之生態，畫作上整體色調運用、花瓣上漸層的效果、草葉折轉或枯黃半綠的表現、細枝上昆蟲的姿態，蝴蝶鱗翅的色澤筆法無一不是蘇州片的特色，卷後有祝允明與仇遠的題跋鈐印，祝氏款識為「正德己卯三月枝山樵人祝允明」，並印有「晞哲」印，與上述仇英之圖所用印鑑近似。⁵²

七、仿作者

吳應卯，祝允明之外孫，字三江，江蘇無錫人。劉九庵在一九六二年，與張珩、謝稚柳於天津歷史博物館中見藏品一卷，初展卷時，誤認為是祝允明所書之作，直見卷末署款為『萬曆丁丑(1577年)長至日三江吳應卯為初陽先生書』，眾人一致認為若吳應卯仿祝允明書作，幾可亂真，不易辨認。⁵³無錫志載：「吳應卯字三江祝允明外孫習允明書輒能亂真」⁵⁴即指出吳應卯學習祝允明之書法，可以假亂真。並進一步說明吳應卯所偽作祝允明的款識：

⁵¹ 邱士華，《偽好物：16 至 18 世紀蘇州片及其影響》，(國立故宮博物院)，頁 250。

⁵² 同上註，頁 256。

⁵³ 劉九庵，〈祝允明草書自詩與偽書辨析〉，《名家翰墨》，頁 267。

⁵⁴ 吳應卯，《無錫志》，六藝之一錄卷三百七十，〈欽定四庫全書〉，頁 242。

今以吳氏自書與他所偽多種祝氏款的書法比較，雖有字形大小之分，行與草之別，新穎與禿毫書寫的效果相異，但從運筆結構、點畫使轉總體看是趨向一致的。⁵⁵

雖然有行書、草書及字體大小之別，新筆、禿筆效果各異，但可以推測吳應卯學其外祖之書，由劉九庵證實是可魚目混珠，以假亂真。

戴立強說明吳應卯為祝允明外孫，偽造祝允明書跡十分大量，包括卷、軸、書冊、扇頁、題跋及信札等，成功矇騙歷代許多書畫收藏及鑒賞家，並收藏在公、私場所，同時亦出現在各類出版圖錄之中，其中一些書件更被稱作祝允明書法中「經典」、「精品」、「珍品」、「佳作」、「代表作」等。這個現象被稱為「吳應卯現象」⁵⁶，更進一步說明，吳應卯之於其他作偽者擁有更優越的條件，第一是吳應卯身為祝允明外孫，很可能幼時即觀摹祝允明書寫情況，了解祝氏的習性脾氣，並且大量的臨習祝氏書作。第二點為吳應卯可能藏有祝允明用過的印鑑，並用其鈐印於偽作上。第三點為吳應卯的身份可使得買家相信從祝允明後人吳應卯手中所出售之偽作為真跡。⁵⁷

楊臣彬在其著作中指出吳應卯與祝允明筆意極為相似，但吳應卯沒有祝允明落筆較重，亦多藏鋒頓下的書寫習慣，反而是落筆較輕，多有出鋒。⁵⁸由此可知吳應卯為眾多不欲人知的偽作者中，難得被識出的作偽者之一。

另一位放作者文葆光，是文徵明五世孫，字停雲，江蘇長洲人。書寫風格仿效祝允明晚年所呈現黃庭堅草書的筆法，劉九庵指出文葆光全卷來看用筆千篇一律，變化較少，雖然筆勢在使轉點畫上有粗細之別，又起伏跳動，盡露鋒芒，行筆見狂縱之勢，傳世多為大字草書，其內容多是《梅花詩》、《梅花

⁵⁵ 同註 51，頁 270。

⁵⁶ 戴立強，〈書史研究中「吳應卯現象」剖析〉，(遼寧省博物館刊第 3 輯，2008 年)，頁 410。

⁵⁷ 同上註，頁 414、415。

⁵⁸ 楊臣彬，〈談明代書畫作偽〉，《文物》，1990 年第 8 期，頁 77。

詠》、《蘭花詩》、《百花詩》、《秋興詩》、《飲中八仙歌》、《春夜宴桃李園序》等等。劉九庵說明於上海博物館見到文徵明、顧璘、文葆光三家的書詩合卷，有文葆以草書寫成七言律詩一首，並在詩後自識：『丙寅小春廿又八日，從醉李初歸，為胡景吾過訪索書，漫錄一首。奈舟行有風霜之苦，率爾應命，珠玉在前，難免續貂之譏耳。停雲文葆光。』下有鈐印『文印葆光』及『衡山五世孫』兩方。由此段草書方才能確定與偽祝氏大草的書法風格一致，應是祝允明書法作偽者之一。⁵⁹

楊臣彬也提出文葆光學祝允明書，粗略能得其形貌，專以偽造祝氏草書，文葆光的書法鋒芒顯露，時現出浮燥或輕滑之筆，大小粗細的變化較突然，在故作豪邁雄壯的筆勢中，越發顯露出筆劃的疲軟之貌，與祝允明沉著有力而豪放的書風差距甚遠。⁶⁰

本文祝允明偽作原因第一節提到楊臣彬明確說明蘇州地區一些具有繪書、書法方面的技能者，專門以製作假的書畫為謀生工作。他們大都住在蘇州的山塘街、桃花塢、專諸巷等城內或城外的巷弄街坊。⁶¹除了這些有技能者靠著作偽謀生，還有當時的文人也投入此業，偽書作或許可由一人完成，但是當畫加上跋時，就不只是由一人所能完成了。楊新於1989年發表〈商品經濟、世風與書畫作偽〉文中，強調蘇州片由多人一起集體製作而成的「作坊」。

「『蘇州片』的作品內容、形式、規格有著統一性，時間的延續也較長，由此分析，不是少數人單幹，而是集體的製作，甚至有了專門的生產作坊。可惜在這方面還缺乏充足的文獻記載。」⁶²

由楊新說明集體製作的概念，又有楊仁愷提出更細緻的說明：

⁵⁹ 同註 51，頁 273。

⁶⁰ 同註 56，頁 78。

⁶¹ 同上註，頁 73。

⁶² 楊新，〈商品經濟、世風與書畫作偽〉，《文物》，(1989 年第 10 期)，頁 89。

「『蘇州片』一詞專指那些以作坊形式組織，依藍本分工合作生產，銷售牟利為目的的『仿古』為書畫而言。……估計當時作坊中起稿定型，線條皴染，人物樹石建築等分工繪製，再配跋文、加鈐偽造的印和收藏璽印、裝潢等多道工序，各司職責。」⁶³

蘇州作偽已有古人明確記載可而得知，但參與其中者至今卻苦於少有資料可尋，他們就像是秘密般的存在，儘管作坊再龐大，分工再細緻，技術如何精良，皆不可為外人道也，連知情者也秘不可宣，即使像楊仁愷所提出的作坊分工及工作流程，目前亦未見有史料可以佐證。

偽作者目前僅有吳應卯、文葆光二人廣為學者所接受，一是親族身份，使人不疑有他，二是家族祖上至交，有真跡收藏可供臨摹，其他作偽者雖然具有一定的書法功力，卻只能冒用大家之名，難以留下自己的名諱，更遑論廣被世人所知了。

八、小結

從古自今，物以稀為貴，數量少而藝術價值高的創作，總能吸引世人的目光。祝允明書名遠播，在明代中晚期盛行收藏文物的風氣下，當然也成為托名造假的謀利商機，書畫、各類藝術品、古書，都成為被仿造的商品，在文物市場上大量流竄。

此等魚目混珠的偽作中，也有幾能亂真的水準，作偽讓人誤以為真，更勝過臨摹得唯妙唯俏，也是當時明人所喜愛的。探其原因為仿作者常有機會接近真跡，祝允明之外孫吳應卯即是一例，文葆光身為文徵明之後人，能親見祝氏真跡也是合於情理。

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傅柯說過：

⁶³ 楊仁愷，(1915-2008)，《中國書畫鑑定學稿》，(臺北:蘭臺網路出版商務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頁 219-223。

「一個文本具有某種創始性的價值，完全因為它是某個特定作者的作品。

64
」

也就是說真正的作者才具有「藝術原創性」，其他再精良的贗品，沒有作者的原創性，充其量也只是精美的複製品，藝術價值亦與真跡不可比擬。但是大量水準不一的偽作卻混淆了世人對祝允明書跡的認識，原貌成為模糊的存在，各博物館收藏品真偽難辨的同時，亦造成後人研究上爭論不休的議題。

參考文獻

- 明王寵跋祝允明，《圓覺經》，〈秘殿珠林〉，卷六，〈欽定四庫全書〉。
- 明皇甫汈，《祝氏集略代張中垂景賢作》，見《皇甫司勳集》卷三十八，《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75 冊。
-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
- 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文淵閣四庫全書〉，1281 冊。
- 明安世鳳，〈祝·和陶飲酒〉，《墨林快事》，卷十一。
- 明安世鳳，〈祝·月賦〉，《墨林快事》卷十一。
- 明安世鳳跋《祝和陶飲酒》，《墨林快事》，卷十一。
- 明吳應卯，《無錫志》，六藝之一錄卷三百七十，〈欽定四庫全書〉。
- 明文震孟，明代書法家，文徵明後人，〈程尼兆先生〉，《姑蘇名賢小記》。
- 宋米芾，《書史》，上海市：上海商務，1936 年。
- 楊新，〈商品經濟、世風與書畫作偽〉，《文物》，(1989 年第 10 期)。
- 楊臣彬，〈談明代書畫作偽〉，《文物》，1990 年 8 期。
- 劉九庵，〈祝允明草書自詩與偽書辨析〉，《西冷藝叢》，(香港翰墨軒，1990 年第 1 期)。

⁶⁴ Michel Foucault，逢真譯，〈作者是什麼？〉，《後現代主義的突破：外國後現代主義理論》(敦煌文藝出版社，1996 年)，頁 289。

- Michel Foucault，逢真譯，〈作者是什麼？〉，《後現代主義的突破：外國後現代主義理論》（敦煌文藝出版社，1996年）。
- 王寵《明故承直郎應天府通判祝公行狀》，見《雅宜山人集》卷十，〈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72，冊第105頁，（齊魯書社，1997年版）。
- 劉九庵〈祝允明草書自詩與偽書辨析〉收錄於：葛鴻楨《中國書法全集49•祝允明》（北京：榮寶齋1998年）。
- 尚燕翼，〈祝允明書法偽作的再發現〉，《中國歷代書畫鑒別文集》，（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12月）。
- 戴立強，〈書史研究中「吳應卯現象」剖析〉，（遼寧省博物館刊第3輯，2008年）。
- 胡泊，《祝允明草書岳陽樓記卷一辨偽》，（遼寧省博物館刊，2009年）。
- 薛龍春，〈亂而能整-祝允明書法摭論〉，《中國書畫》，（2009年，第2期）。
- 古員齊，《祝允明草書造型研究》，（明道大學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
- 何傳馨，〈草聖之妙-談祝允明晚年兩件草書傑作〉，《故宮文物月刊》，第710期，2017年。
- 林霄，〈重建祝允明書法標準〉（筆跡學用於古代書法鑒定實踐討論），《書法研究》2017年，第1期。
- 李玉瑛，〈有價就有假:探討華人古董藝術品市場中的贗品文化〉，《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三十一卷第二期，2017年。
- 巫仁恕，〈明清消費回顧〉，「偽作與文化媒介：明清蘇州商業繪畫工作坊」會議報導，2017年。
- 邱士華，〈大家都愛蘇州片-偽好物 十六至十八世紀蘇州片及其影響〉特展介紹，《故宮文物月刊》，第422期，（故宮博物院出版，2018年5月）。
- 邱士華，《偽好物:16至18世紀蘇州片及其影響》，（國立故宮博物院。2018年）

- 林霄，〈以筆跡學方法重鑒祝允明〉，近墨堂，
<http://jinmotang.org/index.php?route=research-detail&id=9>
2020/12/20pm19:30
- Clunas, Craig Urbana,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 Linda Cooke Johnson, ed., “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 Rusk, Bruce, “Not Written in Stone Ming Readers of 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Impact of Forger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66, No. 1 (Jun., 2006), pp. 189.